



鍾伯敬先生批評三國志卷之一

雙紅堂

# 卷十九

書名 鍾伯敬先生批評三國志一百二十回 明刊本  
撰者 明 羅本 撰 明 鍾惺 評 明 陳仁錫 校

卷十九 卷十九  
內容分類 集 小說 章回小說 講史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7  
編號 D86332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33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7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鍾伯敬先生批評三國志一百二十回 明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 祭天桃園結義

後漢桓帝即位時年十二歲。朝廷有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  
司徒胡廣相輔佐。至秋九月中。涓曹節王甫弄權。竇武陳蕃預謀  
誅之。機事不密。反被曹節王甫所害。中涓自此得權。建寧二年四月  
十五日。帝崩。臣於溫德殿中。方欲陞座。殿角狂風大作。見一條青  
蛇。梁上相。倒於丹。揮者無數。須臾不見。片時大雷大雨。降以水  
東都城。中壞。却房屋數千餘間。建寧四年二月。洛陽  
海水泛溢。登萊沂密。盡被大浪。捲掃居民入



景陵鍾 惺伯敬父批評  
長洲陳仁錫明卿父較閱



鍾評三國志

十九  
年

雙紅堂  
小說  
7(10)





科 2935

(110)

鍾伯敬先生批評三國志卷之十九

姜維計困司馬昭 第一百九回

蜀漢延熙十六年秋。衛將軍姜維起兵二十萬。令廖化張翼為左右

先鋒。夏侯霸為參謀。張嶷為都轉運糧使。又出陽平關伐魏。維與霸

商議曰。向取雍州。不克而還。今若再出。必又有準備。公有何高見。先

取何處為本也。霸曰。隴上諸郡。只有南安。錢糧最廣。若先取之。足可

為本。向者不克而還。蓋因羌胡兵不至。今可先遣人會羌胡于隴右。

然後進兵出石營。從董亭。石營董亭俱地名直取南安。維大喜曰。公言甚妙。

正合吾意。遂遣卻正為使。賞金珠蜀錦。入羌胡。結好羌王。先進兵于

隴右。羌王迷當得了禮物。又慕先王之德。遂從姜維之請。

起兵五萬。令羌胡將俄何燒戈為大先鋒。殺奔南安來。却說魏左將

軍郭淮。飛奏到洛陽。司馬懿因弟司馬昭新從淮南敗回。未敢教去。

此



時有韓國將軍徐質出口。願往。師昔知徐質英雄過人。心中大喜。即令徐質爲先鋒。又令司馬昭爲大都督。領兵來隴西。與郭淮退蜀兵。却說姜維引兵正過董亭。遇見魏兵。南軍列成陣勢。魏兵吶喊一聲。徐質出馬。使開山大斧。蜀陣中廖化出迎。戰不數合。化拖刀敗回。張翼縱馬挺鎗而迎。戰不數合。又敗入陣。徐質驅兵掩殺。蜀兵大敗。退三十餘里。司馬昭亦收兵回。各自下寨。姜維與夏侯霸商議曰。徐質何等人也。霸曰。乃司馬昭手下一勇夫耳。維曰。公以何策擒之。霸曰。來日出戰。再詐而走。却用埋伏之計。必然勝矣。維曰。昭乃仲達之子。豈不知兵法也。若見地勢掩映。必不肯追。吾見魏兵累次斷吾糧道。今却用此計誘之。可斬徐質矣。遂喚廖化分付。如此如此。又喚張翼分付。如此如此。二人領兵去了。維勸二人自引兵于路撒下鐵蒺藜。寨外多排鹿角。示以久計。徐質連日引兵搦戰。蜀兵不出。人報知司

馬昭說蜀兵在鐵籠山後

木牛流馬教連糧草

羌兵策應。昭喚徐質曰。昔日全勝者。乃斷彼糧道也。今蜀兵在鐵籠山後運糧。汝今夜引兵五千。斷其糧道。蜀兵自退矣。是日初更。徐質引兵望鐵籠山而來。果見百餘蜀人。驅百餘頭木牛流馬。裝載糧草而來。徐質當先攔住。一聲喊罷。魏兵掩殺將來。蜀兵盡棄糧草而走。質分兵一半。押送糧草回寨。自引兵一半追來。追不到十里。前面車仗橫截去路。質令軍士下馬。拆開車仗。兩邊火起。質復上馬而回。後面山僻窄狹處。亦有車仗火光迸起。質等冒烟火縱馬而出。一聲砲響。兩路軍殺出。左有廖化。右有張翼。大殺一陣。魏兵大敗。徐質奮死隻身而走。人困馬乏。正奔走之間。前面一枝兵殺到。質視之。乃蜀漢衛將軍姜維也。質大驚無措。一鎗刺倒馬。徐質被衆軍亂刀砍死。質所分一半押糧兵。亦被夏侯霸所擒。人皆降之。霸將魏兵衣甲馬匹。



見其  
巧處

今蜀兵穿了。就令騎坐張打魏軍旗號。從小路逕奔回魏寨來。魏軍  
見本部兵回。開門放入。蜀兵就寨中殺起。司馬昭大驚。慌忙上馬。走  
時前面廖化殺來。昭不能前進。急退時。姜維引兵從小路殺到。昭四  
下無路。只得勒兵上鐵籠山據守。原來此山只有一條路。四下皆險  
峻難上。其上惟有一泉。止穀百人飲之。此時昭手下有六千人。被姜  
維絕其路口。山上泉水不敷。人馬枯渴。昭仰天長歎曰。吾死于此地  
矣。辭軒有詩曰。

妙算姜維不等閒。魏師受困鐵籠間。灑涓始入馬陵道。項羽初圍  
九里山。

主簿王韜曰。昔日耿恭受困。拜井而得甘泉。將軍可效之。昭從其言。  
遂上山頂泉邊。再拜而祝曰。今願奉天子明詔。命退蜀兵。不想誤中  
奸計。退上此山。以候救兵。今隨行軍士。雖些小稍帶糧米。奈何六千

兩皆脫  
天救

人馬缺水為飲。若昭合死。今井亦枯渴。昭自當刎頸。教部軍盡降。如  
壽祿未終。願蒼天早賜甘泉。以活眾命。于是司馬昭祝畢。泉水湧出。

取之不竭。因此人馬不死。却說姜維在山下困定。喚土人問之。土人  
告曰。此山惟有一泉。止容百餘人飲。多則泉水不敷。維曰。昔日丞相  
不曾捉住司馬懿。吾深為恨。今司馬昭必被吾擒矣。却說郭淮聽知  
司馬昭困于鐵籠山下。欲提兵來。陳泰曰。姜維會合羌胡兵。欲先取  
南安。今羌胡兵已到。將軍若徹兵去救。羌胡兵必乘虛襲其後也。可  
先令人詐降羌胡。于中取事。若退了此兵。方可救司馬昭耳。郭淮從  
之。遂令陳泰引五千兵。逕到羌胡寨內。解甲而入。泣拜曰。郭淮妄自  
尊大。常有殺泰之心。故來投降。其扶漢室。迷當曰。你來投降。有何功  
勞。泰曰。郭淮軍中虛實。某俱知之。只今夜願引一軍前去劫寨。便自  
功勞。如兵到魏寨。自有內應。迷當大喜。遂令俄何燒戈。同陳泰來劫

此計亦  
其好  
定當



魏寨俄何燒戈教泰降兵在後。令泰引羌胡兵爲前部。是夜三更竟到魏寨。寨門大開。陳泰一騎馬先入。俄何燒戈驟馬挺鎗入寨之時。只叫得一聲苦。連人帶馬跌在陷坑裏。陳泰從後面殺來。郭淮從左邊殺來。羌胡兵大亂。自相踐踏。死者無數。生者盡降。俄何燒戈自刎而死。郭淮陳泰引兵直殺到羌胡寨內。迷當大王急出帳。上馬時被魏兵擒之。來見郭淮。淮慌下馬。親去其縛。用好言撫慰曰。朝廷知汝忠義。用併力滅寇。今何故助蜀人也。迷當慙愧伏罪。淮令招安羌胡兵回。重加賞賜。死者葬祭。淮說迷當曰。公爲前部去解鐵籠山之圍。退了蜀兵。吾奏准天子。自有厚贈。迷當從之。遂引羌胡兵在前。魏兵在後。逕奔鐵籠山。時值三更。先令人報知姜維。維大喜。教請入相見。且說魏兵多半雜在羌胡部內。行到蜀寨前。維令大兵皆寨外屯扎。迷當引百餘人到中軍帳前。維騎三人出迎。魏將不等迷當開言。就

從背後殺來。維大驚。急上馬飛奔而走。羌魏之兵一齊殺入。蜀兵四紛五落。各自逃生。維手無器械。腰間止有一副弓箭。走得慌忙。箭皆落了。只有空壺。維望山中而走。背後郭淮引兵趕來。見維手無寸鐵。乃驟馬挺鎗追之。看看至近。維虛拽弓絃。連響十餘次。淮連躲數番。不見箭到。知維無箭。乃掛住鋼鎗。拈弓搭箭射之。維急閃過。順手接了。就扣在弓弦上。待淮追近。望面門上儘力射之。淮應弦落馬。維勒回馬來殺郭淮。未知郭淮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司馬師廢王立君

却說姜維射中郭淮。翻身落馬。維勒回馬來殺郭淮。時魏軍驟至。維下手不及。只掣得淮鎗而去。魏兵不敢追之。急救淮歸寨。拔出箭頭。血流不止而死。司馬昭下山引兵追趕。半途而回。維折了許多人馬。一路收得不住。自回漢中。雖然兵敗。却射死郭淮。殺死徐質。挫動魏

姜維破

魏兵



國之威。將功補罪。却說司馬昭犒勞羌胡兵。回本土去了。昭班師還洛陽。與兄司馬師縱橫朝廷之上。大臣莫敢不服。魏主曹芳見師上殿。戰慄不已。如針刺背。一日芳設朝。見師掛劍上殿。慌忙下榻迎之。師笑曰。豈有君迎臣之禮也。請陛下穩便。臣聽奏事。須臾群臣奏數十件事。盡皆是司馬師剖斷。不時朝退。師昂然下殿。乘車出內前。後擁不下數千人馬。芳退後殿。顧左右止有三人。乃中書令李豐。太常夏侯玄。光祿大夫張緝。緝乃張皇后之父。曹芳之皇丈也。曹叱退近侍。同三人至密室商議。芳執張緝之手而哭曰。朕先帝在日。司馬太傅安敢如此。司馬視朕如小兒。覷百官如草芥。社稷早晚必歸此人矣。言訖大哭。李豐奏曰。陛下勿憂。臣雖不才。天下頗有聲名。以陛下之明詔。聚四方之英傑。以勦此賊。夏侯玄奏曰。臣兄夏侯霸。非反。因懼司馬兄弟謀害。而投西蜀。今若勦除此賊。臣兄必回也。臣乃國

家舊戚。安敢坐視奸賊耶。芳曰。但恐不能耳。三人皆痛哭而奏曰。臣等願捨三族。以報陛下。芳脫下龍鳳汗衫。咬破指尖。寫了血詔。授與張緝。乃囑曰。朕祖武皇帝。誅董卓。蓋爲此也。卿等其是忠義。勿泄于外也。豐曰。陛下何故出此不和之言。臣等非董卓之輩。司馬師安此武祖也。陛下勿疑。三人辭出東華門左側。正見司馬師帶劍而來。從者數百人。皆持兵器。三人止于道旁。師問曰。汝三人何故出遲。李豐曰。聖上在內庭觀書。我三人侍讀。師又曰。所看何書也。豐曰。乃夏商周三代之書也。師曰。上見此書。問何故事。豐曰。天子所問伊尹扶商。周公攝政之事。我等皆奏曰。今司馬大將軍。卽伊尹周公也。師冷笑曰。汝等豈將吾比伊尹周公耶。其心實指吾爲王莽董卓。三人皆曰。我等乃將軍門下之人。安敢如此。師大怒曰。汝等乃口說之人。適爾與天子在密室中。所哭何事。三人曰。實無此狀。望將軍勿疑。師叱之。



日汝三人淚眼尚紅如何詐為夏侯玄知事已泄乃昂然大罵曰吾等所哭者為汝挾天子以令諸侯視人如草芥威震其主耳師大怒叱武士來捉夏侯玄玄指拳裸袖逕擊司馬師拳未及到面一人手舉處鐵鎚打倒夏侯玄師叱搜之于張緝身上搜出一龍鳳汗衫上有血字左右呈與司馬師師視之乃密詔詔曰

司馬師弟兄共持大權將圖篡逆所行詔制皆非朕意望各節度兵將士同仗忠義討滅無端匡扶社稷天下幸甚

司馬師看畢勃然大怒曰原來汝等正欲謀吾三族矣吾以忠義之心待人反招此禍遂令腰斬于市盡夷三族家私散與御林軍李豐夏侯玄罵不絕口此臨東市中牙齒盡被打落各人含糊數罵而死師直入後宮魏主曹芳正與張皇后商議此事皇后曰但內庭耳目頗多倘事泄露必累妾矣相抱而哭忽見師入皇后驚倒在榻下師

拔劍與芳曰臣父立陛下為君不在周公之下臣事陛下亦與伊

何別乎今反以恩為讐以功為過視臣如王莽董卓之輩何也芳曰

朕無此心師袖中取出汗衫擲之于地曰此誰人所作耶芳魂飛天外魄散九霄戰慄而答曰皆他人之所逼也朕豈敢與此心耶師曰

妾誣大臣造反當加何罪芳默然無語師再三逼迫芳跪告曰理合抵罪反坐望大將軍恕之師曰陛下請起國法未可盡廢也芳曰其人安在師曰三人已斬乃指張皇后曰此是張緝之女理當除之此

左右捉出芳大哭而告師拂袖出內曰此輩害吾豈得免之無毒不

丈夫也不時張皇后在東華門內被司馬師用白練絞死魏主曹芳

大痛不已師盡滅其三族此是曹操之報應也後人有詩曰當年獻帝正君臣伏后哀哉盡滅門司馬今朝依此例天教還

在兒孫

亦和此  
何之而  
何之而  
亦和此  
亦和此  
亦和此  
亦和此  
亦和此  
亦和此  
亦和此

亦和此  
亦和此  
亦和此  
亦和此  
亦和此  
亦和此  
亦和此  
亦和此  
亦和此  
亦和此

亦和此  
亦和此  
亦和此  
亦和此  
亦和此  
亦和此  
亦和此  
亦和此  
亦和此  
亦和此



姦臣篡國正堪傷。離別君王伏后亡。天理昭然施報應。故令孽孽亦遭殃。

次日司馬師大會群臣曰。今主荒淫無道。發近娼優。聽信讒言。閉塞賢路。其罪甚如漢之昌邑。不能主天下。吾謹按伊尹霍光之法。別立新君。以保社稷。以安天下。如何。衆皆應曰。大將軍行聖賢伊霍之事。所謂應天順人。誰敢違命耶。師大喜。遂同多官入永安宮。奏聞太后。太后曰。大將軍廢主。欲立何人爲君也。師曰。臣觀彭城王曹據。聰明仁孝。可以爲天下之主。太后曰。彭城王乃老身之叔也。今立爲君。我何以當之。今有高貴鄉公曹髦。高貴鄉公乃文皇帝之孫。此人溫恭克讓。可以立之。卿等大臣從長計議。一人奏曰。太后之言是也。便可召之。衆視之。乃司馬師宗叔司馬孚也。孚極忠義。師遂遣使往元城。召高貴鄉公去了。請太后升太極殿。召芳貴之曰。汝荒淫無度。近娼優。不可承天下。當納下璽。殺復齊王之爵。日下起程。非宜召不許入朝。芳泣拜太后。納了國寶。乘王車大哭而去。只有數員忠義之臣含淚而送。靜軒有詩曰。

昔日曹瞞相漢時。欺他寡婦與孤兒。誰知四十餘年後。寡婦孤兒亦被欺。

次日人報高貴鄉公已到。公名髦。字彥士。乃文帝之孫。東海定王壽之子也。文武官僚。卽備鑾駕于南掖門外。拜迎髦。慌忙來答禮。太尉王肅曰。主上不當答禮。髦曰。吾乃亦人臣也。安得不答禮乎。文武扶髦上轎入宮。髦辭曰。太后詔命。不知爲何。吾安敢乘輦而入耶。遂步行至太極東堂。司馬師迎著髦。先下拜。師急扶起。問候已畢。引見太后。太后曰。吾見汝年幼時。有帝王之相。欲以御寶授之。今果然應矣。汝可爲天下之主。當恭儉節用。布德施仁。勿辱先帝也。髦再三謝。



師令文武請髦出太極殿。是日。止爲新君。改嘉平六年爲正元元年。大赦天下。假大將軍司馬師黃鉞入朝。不趨。奏事不名。帶劍上殿。文武百官各有封賜。時正元二年春正月。有細作飛報說鎮東將軍曹丘儉。揚州刺史文欽。以廢主爲名。興兵造反。前來討罪。司馬師聞之。大驚。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曹操帶劍上殿。司馬師亦帶劍上殿。曹操弑伏后。司馬師亦弑張后。曹操廢獻帝。司馬師亦廢芳。立髦。自作自受。報應分明。始見天網疎而不漏。

文鴛單騎退雄名

正元二年正月間。揚州刺史鎮東將軍領淮南軍馬毋丘儉字佛圖。

河東聞喜人也。儉聽知司馬師廢曹芳立曹髦爲君。心中大恨。無

此子壯

計可施。有長子毋丘甸曰。父親職掌方面。司馬師廢主專權。國家

覆有壘卵之危。安可晏然自守。將受四海生靈之唾罵矣。儉大喜曰。

吾兒之言是也。遂請刺史文欽。欽乃曹爽門下客。欽見儉請即來拜

謁。儉邀入後堂。禮畢。儉生間流淚不止。欽問其故。儉曰。司馬師專權

廢主。天地反覆。安得不傷心乎。欽曰。都督鎮守方面。若肯仗義討賊。

欽願捨死相助。欽中子文淑。小字阿鴛。馬上使鞭鎗。有萬夫不當之

勇。常欲殺司馬師。兄策與曹爽報讐。今可起兵急去。不可遲也。儉大

喜。卽時酌酒爲誓。二人許稱。太后有密詔。遂淮南大小官兵將士皆

入壽春城。立一壇于西。宰白馬歃血爲盟。宣言司馬師大逆不道。今

奉太后密詔。今盡起淮南軍馬。仗義討賊。衆皆悅服。擄老弱之兵。以

守壽春。儉提六萬兵屯于項城。項城今開封府東州也。文欽領兵二萬在外。爲



肉痛不時痛癢乃請太尉王肅計議軍機師肉痛痛癢難忍醫官謂之以藥封閉連日不出忽有淮南告急師請王肅求計肅曰昔日與公尚有向北爭天下之意孫權令呂蒙襲取荊州撫恤將士家屬因此關公軍勢瓦解今淮南將士家屬皆在中原可急撫恤再斷其歸路必有土崩之勢矣師曰公言極善但吾新割目癩不能自往若使他人心又不穩時中書侍郎鍾會在側言曰淮楚兵強其鋒甚銳若遣人領兵去退多是不利倘有疎虞則大事廢矣師蹶然而起曰非吾自往不可破賊遂留弟司馬昭守備洛陽總攝朝政師拜辭魏王乘軟輿帶病東行令鎮東將軍諸葛誕總督豫州諸軍從安風津取壽春又令征東將軍劉馥領青州諸軍出譙宋今歸德府未承縣之地絕其歸路又遣荊州刺史監軍王基領前部兵先取鎮南之地師領大軍屯于襄陽聚文武于帳下商議光祿勳鄭褒曰毋丘儉好謀而不達事情又欽有勇而無計策今大軍出其不意江淮之卒銳氣

王基更

正盛不可輕敵只宜深清高壘以挫其銳此亞夫之長策也監軍王基曰不可淮南之反非軍民思亂也皆因毋丘儉勢力所逼不得已而從之若大軍一臨必然瓦解矣師曰此言甚妙遂進兵于灑水之上中軍屯于灑橋基曰南頓極好屯兵可提兵星夜取之若遲則毋

王基

丘儉必至矣師遂令王基前部兵來南頓城下寨却說毋丘儉在項城聞知司馬師自來乃聚衆商先鋒葛雍曰南頓之地依山傍水極好屯兵若魏兵先占難以驅遣可速取之儉曰然遂起兵投南頓來正行之間前回流星馬報說南頓已有人馬下寨儉不信自到軍前視之果然旌旗遍野營寨齊整儉回到軍中無計可破忽一人報曰東吳孫峻提兵渡江襲壽春來了儉大驚曰壽春若失吾歸何處是夜退兵回項城司馬師見毋丘儉軍退聚多官曰當用何策尚書傳



如人  
一  
如人  
一  
如人  
一

段曰。今儉兵退者。憂吳人襲壽春也。必回項城分兵守之。將軍可令一軍取樂嘉城。一軍取項城。一軍取壽春。則淮南之卒自然瓦解矣。兖州刺史鄧艾足智多謀。若領兵逕取樂嘉。更以重兵應之。破逆賊不難矣。師從之。急遣使持檄文。教鄧艾起兖州之兵來破樂嘉城。師後引兵到彼會合。却說母丘儉在項城。不時差人去樂嘉城哨探。只恐有兵來。忽文欽到。儉以此事告之。欽曰。都督勿憂。我與拙子文鸯只消五千兵。敢保樂嘉之城。以退奸雄也。儉大喜。欽父子引五千兵投樂嘉而去。前軍回說樂嘉城西皆是魏兵。約有萬餘。遙望中軍白旄黃鉞。早蓋朱旗。簇擁虎帳內。豎立一面錦繡帥字旗。此必是司馬師也。安立營寨。尚未完備。文鸯年方十八。身長八尺。懸鞭立于父側。聞知此語。乃告父曰。越彼營寨未成。可分兵兩路左右擊之。可全勝也。欽大喜曰。何時可去。鴛曰。今夜黃昏。父引一千五百兵從城南殺

來。兒引二千五百兵從城北殺來。三更時分。要在魏寨會合。欽從之。當晚分兵兩路。且說文鸯全壯慣甲。腰懸銅鞭。綽鎗上馬。遙望魏寨而進。是夜司馬師兵到樂嘉等。鄧艾未至。就此處下寨。師為眼下新割肉痛。瘡口疼痛。臥于帳中。令數百甲士環立護衛。三更時分。忽然寨內喊聲大震。人馬大亂。師急問之。人報曰。一軍從北寨斬圍直入。為首一將勇不可當。師大驚。心頭如火。眼珠從肉瘡瘡口內迸出。血流遍地。疼痛難當。又恐有亂軍心。只咬被頭而恐被皆咬爛。乃傳令曰。敢有亂者斬之。原來文鸯軍馬先到。一擁而進。在寨中左衝右突。到處逕過。人不敢當。有相拒者。鎗擲鞭打者無數。鴛只望父到。以為外應。並不見來。數番殺到中軍。皆被弓弩射回。鴛直殺到天明。只聽得北邊鼓角喧天。鴛回顧從者曰。父親不在南面為應。却從北邊。何也。鴛縱馬看時。只見一軍行如猛虎。為首一將。乃義陽棘陽人也。



楚鄧名艾。字士載。躍馬橫刀。大呼曰。反賊休走。奮大怒。挺鎗迎之。戰有五十合。不分勝負。正鬪之間。魏兵大進。前後夾攻。奮部下之兵。各自逃散。只艾奮單人獨馬。衝開魏兵。望南而走。背後數千員魏將。拚搜精神。驟馬追來。將至樂嘉橋邊。看看趕上。奮忽然勒回馬。大喝一聲。直衝入魏將陣中來。鋼鞭起處。紛紛落馬。各各到退。奮復緩緩而行。魏將又聚在一處。驚訝曰。此人尚敢退我等之衆耶。可併力追之。魏將千員。復來追趕。奮勃然大怒曰。鼠輩何故不惜命也。提鞭換馬。殺入魏將叢中。用鞭打死數人。奮乃緩轡而行。魏將連追四五番。皆被艾奮一人殺退。後人有詩讚曰。

昔日當陽喝斷橋。張飛從此顯英雄。樂嘉城內應無敵。又見文奮膽氣高。

却說文欽被山路崎嶇。迷入谷中。行了半夜。比及尋路而出。天色已

是而有而來

曉。文奮人馬。不知所向。只見魏兵大勝。欽不戰而退。魏兵乘勢追殺。欽引兵望壽春而走。有尹大目乃曹爽心腹之人。與文欽契厚。爽被司馬懿謀殺。故事司馬師。欽出任淮南。尹大目見師眼痛突出。不能動止。常有殺師報爽之心。乃入帳告曰。文欽本無反心。實乃明公之心腹也。今被毋丘儉逼迫。以致如此。某去說之。必然來降。師從之。大目頂盔擐甲。乘馬來趕文欽。看看趕上。乃高聲大叫曰。文刺史見尹大目麼。欽回頭視之。大目除了盔。放于鞍轡之前。以鞭指之曰。君侯何不忍耐數日也。此是大目知師將亡。故求留欽。欽不解其意。乃厲聲而罵曰。汝乃先帝之臣。不思報本。反同司馬師作惡。廢王害民。不怕天耶。天不祐汝等不忠不義之賊。罵訖。便欲開弓射之。大目大哭而回曰。世事敗矣。尚自努力。文欽收聚人馬。奔壽春。時被諸葛誕引兵取了。欲復回項城。時胡遵王基鄧艾三路兵皆到。欽見勢危。遂投



東吳孫峻去了。却說母丘儉在項城內。聽知壽春已失。文欽勢敗。城外三路兵到。儉遂盡撤城中之兵出戰。正與鄧艾相遇。儉令葛雍出馬與艾交鋒。不一合。被艾一刀斬之。就突入軍中來捉母丘儉。未知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姜維洮西敗魏兵 三犯中原

却說鄧艾斬了葛雍。引兵殺過陣來。母丘儉死戰相拒。江淮兵大敗。胡遵王基引兵四面夾攻。母丘儉敵不住。引十餘騎奪路而走。前至慎縣城下。縣令宋白開門。遂設席待之。儉大醉。被宋白令人殺之。將頭獻與魏兵。于是淮南平定。司馬師臥病不起。喚諸葛誕入帳。贈印綬金帛。加爲征東大將軍。都督揚州諸路軍馬。誕拜謝出帳。吳兵亦退。師班得勝之兵。而還許昌。自痛不止。每夜只見李豐張緝夏侯玄三人立于榻前。師心恍惚。料命在旦夕。遂令人往洛陽取司馬昭。

到。昭哭拜于床下。師遺言曰。吾入權柄如擔千斤之擔。雖欲卸。一

可得也。汝當謹之。戒之。大事切不可輕託他人。自取滅族之禍也。言訖。以印綬付之。淚流滿面。昭急欲問時。師大叫一聲。眼睛迸出而死。

時正元二年二月也。於是司馬昭掌了大權。然後發喪。魏主曹髦知

司馬師已亡。遣使持詔到許昌。詔曰。東南未定。暫留司馬昭屯軍許

昌。以爲外應。昭心中猶疑未決。鍾會曰。人心未安。未可屯此。萬一朝

廷有變。悔之何及也。昭從之。即起兵還屯洛水之南。髦聞司馬昭來

洛水屯兵。大驚曰。必有別故。如之奈何。大尉王肅奏曰。昭見掌大事

陛下。可封贈以安之。髦遂命王肅持詔封司馬昭爲大將軍。錄尚書

事。昭入朝謝恩畢。自此中外大小事情。皆歸于昭。却說西蜀細作哨

知此事。報入成都。姜維奏後主曰。司馬師病日而亡。司馬昭自專大

權。臣累敗于司馬昭。昭知臣無能。臣請興師恢復中原。以圖大業。如

此。臣累敗于司馬昭。昭知臣無能。臣請興師恢復中原。以圖大業。如

此。臣累敗于司馬昭。昭知臣無能。臣請興師恢復中原。以圖大業。如



志便

不成功當治臣罪。後主從之。遂命姜維興師伐魏。維到漢中。整頓人馬。征西大將軍張翼曰。吾蜀地淺狹。錢糧鮮薄。不宜久遠征伐。空勞民力。不如據險守分。恤軍愛民。此乃保國之計也。維曰。不然。昔日丞相未出茅廬之時。已定三分天下。然後鼎足勢成。尚且六出祁山。以圖中原。恢復漢室。不幸半途而喪。以致功業未成。非不欲也。實力未及也。今吾既受丞相之遺命。當盡忠報國。以繼其志。雖死而無恨也。今司馬師新亡。司馬昭創立未穩。若不伐之。更待何時。翼默然而退。維起精兵五萬。前來伐魏。夏侯霸曰。可將輕騎先出枹罕。枹罕。河名。若西地名。得洮西南安。則諸郡可定。張翼曰。向者不克而還。皆因軍出甚遲也。兵法云。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今若火速進兵。使魏人不能隄防。必然全勝矣。于是姜維引兵五萬。徑取枹罕。兵過洮西。守邊軍士報知雍州刺史王經。一面告急。副將軍陳泰。王經先起馬步兵七萬來迎。兩

王經亦

軍相遇。陣角射任。姜維曰。吾自掌中軍。張翼在左。夏侯霸在右。交鋒之際。吾兵倒退。汝兩軍分兩掖而進。容魏兵逕進。吾軍復回。此韓信破趙之謀也。此時蜀陣背洮水布列。姜維出馬。搦魏將答話。王經引十員牙將。出而問曰。魏與蜀已成鼎足之勢。汝累入寇。此真不識時務也。維曰。司馬師無故廢太子。鄰邦理宜問罪。何況是讐敵之國也。敢死戰者出馬。經回顧諸將曰。蜀兵背水為陣。敗則皆殲于水矣。姜維驍勇。汝四將可戰之。四將乃張明、花永、劉連、朱芳。彼若退動。便可追擊。四將左右而出。來戰姜維。維畧戰數合。撥回望本陣中便走。王經大驅土馬。一齊趕來。維引兵望洮西而走。張翼夏侯霸左右兩軍掠邊殺入魏兵之後。維將近水。大呼將士曰。事急矣。諸將何不努力。衆將一齊殺入魏兵大敗。翼霸二人從後殺來。把魏兵困在垓心。維奮武揚威。殺入魏軍之中。左衝右突。殺死無數。斬首萬餘。壘屍數里。王經引敗兵

死西大



死何人  
此何人  
死何人  
此何人

百騎奮力殺出。逕望狄道城而走。奔入城中。閉門保守。姜維大獲全功。犒軍已畢。便欲進兵攻打狄道城。狄道縣名張翼諫曰：將軍功績已成。威聲大震。可以止之。今若前進。倘有蹉跌。此功名皆廢矣。正所謂畫蛇添足也。維曰：不然。向者兵敗。尚欲進取。縱橫中原。今日洮水一戰。魏人胆裂。吾料狄道唾手可得。汝勿自墮其志也。張翼再三勸諫。維不從。遂勒兵來取狄道城。却說雍州征西將軍陳泰。正欲起兵與王經報兵敗之讐。忽兖州刺史安西將軍鄧艾引兵到。泰接着禮畢。艾曰：今奉大將軍之命。特來取將軍破敵人耳。某年幼不諳軍事。乞見教一二。泰乃聚雍涼諸將商議曰：今姜維困狄道城。公等有何識。參謀楚彘曰：王刺史兵敗于洮水。蜀人大勝。今若離圍。必不能勝。不如據險保守。待蜀人自亂。後方可取之。此司馬公萬全之計也。鄧艾冷笑不言。陳泰曰：公言雖善。但時有不同。勢有不等。故也。今姜維引兵

分

深入重地。正欲與吾兵交鋒。原野以求一戰之利。當深溝高壘。避其銳氣。若與決戰。使蜀人得志。固不可也。吾料姜維今洮水得勝。必進東南。據洛陽。取積穀之所。招羌胡之衆。東征關隴。傳檄四郡。此吾兵之大患也。若如此。只宜守之。今彼不思如此。却圖狄道城。其城垣高地厚。急且難攻。安能使得空勞兵費力耳。故知姜維無謀之士也。吾今乘高階峻。陳兵于項嶺。然後進兵擊之。蜀兵必敗矣。此所謂客主不同。時勢有異焉。艾大喜。起身拜謝曰：將軍之謀。洞貫鄧艾肺腑。真妙算也。遂先撥二十隊之兵。每隊五十人。盡帶旌旗鼓角烽火之類。日伏夜行。去狄道城東南高山深谷之中。埋伏為暗兵之計。只待兵來。一齊鳴鼓吹角為應。夜則舉火放砲以驚之。魏兵埋伏已畢。專候蜀兵到來。于是陳泰鄧艾各引二萬兵相繼而進。却說姜維圍狄道城。令兵八面攻之。連攻數日不下。心中鬱悶無計可施。是日黃昏時

字

此字二國上



分忽三五次流星馬報說有兩路兵來旗上明書大字一路是征西  
將軍陳泰一路是安西將軍鄧艾維大驚曰向者夏侯將軍言鄧艾  
統領兵難以伐魏今日果然領兵而來如之奈何遂請夏侯霸商議  
此事霸曰鄧艾自幼深明兵法善曉地利今領兵到休容立得腳穩  
便可擊之維番張翼攻城命夏侯霸引兵迎陳泰維自引兵來迎鄧  
艾當夜二更兩軍齊舉且說姜維引兵來迎魏兵行不到五里忽然  
東南一聲砲響鼓角振地火光冲天維縱馬看時周圍只見皆是魏  
兵旗號維大驚曰中鄧艾之計矣忽傳令教夏侯霸張翼各棄狄道  
而退于是蜀兵皆退于漢中維自斷後只聽得背後聲鼓不絕維退  
入劍關之時方知火鼓二十餘處皆虛設也再欲提兵回軍已歸心  
似箭維亦放心而還不曾引兵且說後王見姜維有洮西大功乃降  
詔封維大將軍遂駐兵于鍾堤維受了大將軍之職上表謝恩已畢

再議出師伐魏之策未知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起自蜀後王建興九年辛亥歲至延熙十八年乙亥歲止首  
二十四年事實

### 總評

人言維兵大勝之後只可從容圖大不宜輕攻狄道然兵貴神速  
乘銳而往其勢如破竹未可知也豈料洮西之勝不足償狄道之  
敗哉

### 鄧艾段谷破姜維 第一百十回

却說姜維退兵屯于鍾堤魏兵屯于狄道城外王經迎接陳泰鄧艾  
入城拜謝解圍之事設宴相待大賞三軍泰將鄧艾之功申奏魏主  
曹髦與司馬懿計議封艾為安西將軍假節領護東羌校尉同泰  
亮兵于雍涼等處鄧艾中表謝恩已畢泰設席與艾作賀曰姜維夜



卷之五

知無不勝

王勝皆

侯伯

遠氣力已竭。再不出矣。艾曰。王經敗于洮西。非小失也。折軍損將。倉

廩空虛。百姓流離。幾致危亡。姜維雖夜遁。不曾損折。他日安肯不出

乎。吾料必出有五。泰曰。何謂蜀兵必出有五也。艾曰。蜀兵雖退。終有

乘勝之勢。吾兵終有弱敗之實。其必出一也。蜀兵皆是孔明教演。盡

銳之兵。隊伍容易調遣。兼人馬整齊。將士雄烈。吾將不時更換。軍

訓練不熟。甲仗未完。諸事不備。其必出二也。蜀人多以船行。吾軍

在旱地。勞逸不同。其必出三也。狄道隴西南安岐山等處。皆是守

之地。亦不知蜀人來攻何處。倘或聲東擊西。或指南攻北。吾兵必須

分頭守把。蜀兵一處而來。以一敵四。其必出四也。若蜀兵自南

安隴西。而可取羌胡之穀為食。若出祁山。熟麥千頃。為之懸餌。蜀人

以此圖之。其必出五也。姜維乃孔明弟子。有謀者也。必然又出矣。陳

泰以手加額曰。朝廷有福。死國此異人。蜀兵何處。慮哉。於是陳泰與  
鄧艾結為忘年之交。艾遂於雍涼等處之兵。每日操鍊。各處隘口。皆  
立營寨。以防不測。泰見艾事事有法。甚是敬愛。却說姜維在鍾堤大  
設筵會。集諸將商議伐魏之事。一人諫曰。將軍屢出。未獲全功。今日  
洮西之捷。魏人既已服威名。何故又欲出也。萬一不利。蜀人怨矣。維  
視之。乃義陽人也。姓樊名建。字元長。舊為武侯帳前令史。與董厥為  
正副。維曰。汝等只知魏國地寬人廣。急不可得。却不知攻魏者有五  
勝。吾軍有此五勝。故汝等不能知也。衆問之。維答曰。彼有洮西一戰。  
挫盡銳氣。吾兵雖退。不曾損折。今若進兵。一可勝也。吾兵船載而進。  
不致勞困。彼兵皆從旱地來迎。二可勝也。吾兵久經訓練。之衆。彼皆  
烏合之徒。不曾有法度。三可勝也。彼兵雖各守備。軍力分開。吾兵一  
處而去。彼安能救之。四可勝也。吾兵自出祁山。掠抄秋穀為食。五可  
勝也。不就此時伐魏。更待何日耶。夏侯霸曰。鄧艾年紀雖幼。機謀深

此平三國志

卷之五

十五



蜀書

遠近封爲安西將軍之職。必於各處準備。非同往日矣。維厲聲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汝等休長飽人銳氣。滅自己威風。吾意已決。必先取隴西。衆諫不從。維自領前部。令衆將隨後而進。於是蜀兵盡離鐘堤。殺奔祁山來。前哨馬回報說。祁山連絡下九箇寨。柵皆是魏兵。維不深信。乃自引數騎。凭高望之。果見祁山九寨。勢如長蛇首尾相顧。維回顧左右曰。夏侯霸之言。信不誣矣。此寨止吾師諸葛丞相能之。今觀鄧艾所爲。不在吾師之下也。遂回本寨。喚諸將曰。魏人準備。必知吾來矣。吾料鄧艾必在此間。汝可虛張吾之旗號。據此谷口下寨。每人令百餘騎出哨。一週換一番衣甲旗號。按青黃赤白黑五方旗幟。相換示兵之多也。吾却提大兵偷出董亭。逕襲南安去也。遂令鮑素屯於祁山谷口。盡率大兵而來。却說鄧艾知蜀兵出祁山。早與陳泰下寨。準備見蜀兵連日不來。疑賊一日五番哨馬

蜀書

出寨或十里十五里。而回。艾凭高望畢。慌入帳。逸陳泰曰。姜維不在此間。必取董亭襲南安去。丁。出寨哨馬只是這幾匹。更換衣甲往來。哨探驟躍。其馬皆困乏。主將必無能者。將軍可引一軍攻之。必然取勝。若破寨柵。便引兵襲董亭之路。先斷姜維之後。蜀兵之勢必崩矣。吾當先引一軍救南安。有一條路。逕取武城山。若先占此山頭。姜維必取上却。上却有一谷。名曰段谷。地狹山險。正好埋伏。彼來爭武城山時。吾先伏兩軍於段谷。破維必矣。泰曰。吾守隴西二三十年。未嘗如此。明察地理。公之所言。真神筭也。公可速去。吾自攻此處寨柵。於是鄧艾引數萬軍。星夜倍道而行。逕到武城山下。寨已畢。蜀兵來到。即令帳前司馬師纂與子鄧忠各引五千兵。先去段谷埋伏。如此。如此。此而行。二人受計而去。傳令偃旗息鼓。以待蜀兵。却說姜維從董亭望南安而來。維在馬上。乃問夏侯霸曰。近南山有一山名武城山。是



魏人只知吾  
先得了可奪南安之勢只恐鄧艾多謀必先隄防維曰魏人只知吾

取祁山梁皆聚於彼處矣遂促兵前進至武城山前軍欲登山時忽

然山上一聲砲響喊聲大震鼓角齊鳴旌旗遍豎皆是魏兵中央風

飄起一黃旗大書鄧艾字樣蜀兵大驚山上數十萬精兵殺下勢不

可當蜀兵大敗維急率中軍人馬去救之時魏兵已退維暗思曰吾

深得武侯傳授自謂天下無敵不料中原亦有人吾與鄧艾勢不

兩立次日又整兵來武城山搦鄧艾戰山上魏兵並不下來維令軍

士厚罵至晚欲退山上鼓角齊鳴蜀兵復回魏兵又不下來欲上山

衝殺山上砲石甚嚴不能得進守至三更欲回山上鼓角又鳴維移

兵下山屯觀此及令軍搬運木石方欲豎立為寨山上鼓角又鳴魏

兵驟至蜀兵大亂自相踐踏退回舊寨次日姜維令軍士運糧草車

伏至武城山穿連排定欲立起寨棚以為屯兵之計是夜二更鄧艾

令五百人各執火把分兩路下山燒着車仗以兵應之兩兵混殺了

一夜營寨又立不成維復引兵退再與夏侯淵議曰南安未得不

如先取上邽上邽乃南安屯糧之所也若得上邽南安自危矣遂留

蜀屯於武城山維盡引精兵猛將沿山渡渭水之東徑取上邽行了

一宿將及天明見山勢狹峻道路崎嶇乃問鄉道官曰此處何名答

曰段谷維大驚曰有何美哉因此自忖倘於此地斷絕糧草如之奈

何正躊躇未決忽然軍來報山後有塵土起必有伏兵維令退兵之

時師纂鄧忠兩軍殺出維且戰且走前而喊聲大震鄧艾引兵殺到

三路夾攻蜀兵大敗棄甲拋戈丟旗撇鼓各逃性命者不可勝數後

得夏侯霸引兵殺到魏兵方退救了姜維靜軒有詩曰

堪嘆姜維繼武侯出師不料敵人謀中原尺地難恢復損將傷士

國勢休

國勢休



維欲往祁山再出。霸曰：祁山寨已被陳泰打破，鮑素聽亡，全寨人馬皆退回漢中去。維不敢取董亭，急投山僻小路，而回寨中。後面鄧艾急追，維令諸軍前進，自爲斷後。蜀兵三分已退去二分，只維一軍在後。正行之際，忽然山中一軍突出，乃是魏將陳泰也。魏兵一聲喊處，將維困在垓心。維人馬困乏，左衝右突，不能得出。未知姜維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司馬昭破諸葛誕

却說姜維被陳泰困住，如鐵桶相似，維死戰不能脫。且說魏將陳泰，張嶷聽知姜維受困，引數百騎殺入重圍，來救姜維。維見嶷殺到，遂乘勝殺出。嶷收拾軍馬斷後，被魏兵亂箭射死。維得脫重圍，復回漢中。因感張嶷忠勇，歿於王事，乃贈其子孫。因此蜀中將士多於陣亡者，皆歸罪於姜維。維照武侯舊例，乃上表自貶爲後將軍，行大將軍事，鎮西大將軍胡濟等，因會定取上邽不至，亦收一級。却說姜艾見蜀兵退盡，乃與陳泰設宴相賀，大賞三軍。泰表鄧艾之功，此時魏主曹髦改正元三年，爲甘露元年。司馬昭遣使持節捧詔，加鄧艾官爵，賜印綬。詔曰：

逆賊姜維連年狡黠，民夷騷動，西土不寧。卿籌畫有方，忠勇奮發，斬將十數，馘首千計，國威震於巴蜀，武聲揚於江岷。今封卿爲鎮西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進封卿之子鄧忠爲亭侯，乃賜黃金五十兩。甘露元年秋九月日詔。

加封鄧艾之後，司馬昭自爲天下兵馬大都督，出入常令三千鐵甲，號將前後簇擁，以爲護衛。一應事務，不奏朝廷，就於相府裁處。自此有篡位之心，只恐南北人心未順，有一心腹人姓賈名亮，字公問，乃故建威將軍賈逵之子，爲昭府下長史。亮語昭曰：今主上掌握大綱，



豈名也  
淮南人見鎮東大將軍諸葛誕字公休乃瑯琊南陽人武侯之族弟也諸葛豐之後因武侯在蜀為相因此不得重用後武侯身亡誕在位歷任重職封高平侯總攝兩淮軍馬克慰勞三軍畢誕設宴待之酒至半酣克以言挑之曰近來洛陽諸賢見魏王懦弱不堪為君大將軍三輩輔國功德彌天可以禪代魏國未審鈞意若何誕大怒曰汝乃賈豫州之子世食魏祿安敢出此亂言也克急應曰某具他人之言特告明公耳誕曰朝廷有難吾當以死報之安忍使匹夫犯上耶克默然次日辭歸克司馬昭細言其事昭大怒曰鼠輩安敢如此克曰誕在淮南深得人心今若使人召之必然不來隨即必反為禍乃小若召之其反雖遲為禍甚大不如早早召之昭曰若匹夫

四方人心必然未安且當暗訪昭曰吾正欲如此汝即可與吾東行推慰勞出征軍士為名以探消息慎之慎之賈克拜辭司馬昭遂到淮南人見鎮東大將軍諸葛誕字公休乃瑯琊南陽人武侯之族弟也諸葛豐之後因武侯在蜀為相因此不得重用後武侯身亡誕在位歷任重職封高平侯總攝兩淮軍馬克慰勞三軍畢誕設宴待之酒至半酣克以言挑之曰近來洛陽諸賢見魏王懦弱不堪為君大將軍三輩輔國功德彌天可以禪代魏國未審鈞意若何誕大怒曰汝乃賈豫州之子世食魏祿安敢出此亂言也克急應曰某具他人之言特告明公耳誕曰朝廷有難吾當以死報之安忍使匹夫犯上耶克默然次日辭歸克司馬昭細言其事昭大怒曰鼠輩安敢如此克曰誕在淮南深得人心今若使人召之必然不來隨即必反為禍乃小若召之其反雖遲為禍甚大不如早早召之昭曰若匹夫

反吾當自討之昭遂照發密書與揚州刺史樂綝然後遣使徵誕為司空誕得了詔書已知是賈克告變遂捉下使命拷問使告曰想是樂綝知之誕曰他如何知之使曰早有人送密詔去矣誕大怒叱左右斬了來使棄於後園即時設宴大會心腹將校約七百餘人酒巡數次誕曰前者所造衣袍鎧甲旌旗器械以擊盜賊今天子取吾為司空此物又無用矣汝等可披掛隨吾出城遊戲且夕便回衆皆應曰願從尊命遂全付披掛上馬隨誕出城投揚州而來將至南門城門已閉吊橋拽起誕勒馬停刀言曰吾早晚回洛陽暫出遊戲何為閉門汝欲反耶城上無一人答言誕引兵轉至東門其門亦閉誕大怒曰樂綝匹夫安敢如此遂令將士打城手下十餘驍騎下馬飛身至城上城殺散軍士大開城門於是諸葛誕引兵入城乘風放火至樂家樂慌上樓避之誕提劍上樓大喝曰汝父在日受魏國大恩

至樂家樂慌上樓避之誕提劍上樓大喝曰汝父在日受魏國大恩

樂綝無  
司馬昭  
詔書



此與  
伏以待  
亦馬昭  
無不可

不思報本。反欲順司馬昭耶。繇未及言。被誕一劍斬之。將首級以水  
醃盛之。令人賫表。并首級赴洛陽。表曰。

臣誕受國重任。統兵在東。楊州刺史樂綝。專詐說臣。與吳交通。言  
言被誣。當代臣位。無狀日久。臣奉國命。以死自立。終無異端。忿賊  
不忠。輒將步騎七百人。以今月六日討綝。即日斬首。函頭驛馬傳  
送。若聖朝明臣。臣卽魏臣。不明臣。臣卽吳臣。不勝發憤。即日謹拜  
表陳愚。悲感泣血。哽咽斷絕。不知所如。乞朝廷察臣至誠。謹表以  
聞。

且說諸葛誕上表以畢。仍回壽春。大聚兩淮屯田戶口十餘萬。并揚  
州新附勝兵四萬餘人。積草屯糧。足用一年。又令長史吳綱。送子諸  
葛觀入吳爲質。求救。此時吳丞相孫峻病亡。立從弟孫綝輔政。綝  
字子通。爲人強暴。殺大司馬滕胤。呂據。王惇等。因此權柄皆歸

於綝。吳主孫亮雖然聰明。無可奈何。於是吳綱將諸葛觀至石頭。入  
拜孫綝。綝問其故。綱曰。諸葛誕乃蜀漢諸葛武侯之族弟也。今不  
得已。故屈膝事魏。近被司馬昭侵欺侮慢。特來歸降。誠恐無憑。專送  
親子諸葛觀爲質。伏望臨危相救。平定之後。永爲臣下。綝大喜。加賞  
吳綱。便遣大將全端。全懌爲主將。王祚爲合後。朱異。唐咨爲先鋒。文  
欽爲鄉導。引進。大起吳兵七萬。分三隊而來接應。吳綱回壽春。報知  
諸葛誕。誕大喜。遂陳兵準備。却說使命將樂綝首級。并表文到洛陽。  
見了司馬昭。昭大怒。就欲自討。長史賈充諫曰。王公乘父兄之基業。  
恩德未及四海。今棄天子而去。若一朝有變。悔之何及。不如奏請太  
后及天子。一同出征。可保無虞。此萬全之計也。昭大喜曰。此言正合  
吾意。遂入奏太后曰。諸葛誕謀反。臣與文武官僚計議。停當。請太后  
同天子御駕親征。以繼先帝之遺意。太后畏懼。只得從之。次日。昭請

入以  
爲司  
馬昭  
以忠  
臣我  
爲忠  
臣我  
爲忠  
臣我



魏王曹髦起程。髦曰：大將軍都督天下軍馬，任從調遣，何必朕自行也？昭曰：不然。昔日武祖縱橫四海，文帝明帝有包括宇宙之志，併吞八荒之心。凡遇大敵，必須自行。陛下正宜追配先君，掃清故孽，何自畏也？髦畏威權，只得從之。昭遂下詔，盡起兩都之兵二十六萬，命征南將軍王基為正先鋒，安東將陳騫為副先鋒，監軍石苞為左軍，兗州刺史周泰為右軍，護車駕大進南征。浩浩蕩蕩，殺奔淮南而來。東吳先鋒朱異引兵迎敵，兩軍對圓。魏軍中王基出馬，朱異來迎，戰不三合，朱異敗走。唐咨出馬，戰不三合，亦大敗而走。王基驅兵掩殺，吳兵大敗，退五十里下寨。報入壽春城中，諸葛誕自引本部銳兵會合文欽，并二子文瀾、文虎，雄兵數萬來退司馬昭。未知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司馬昭依樣畫曹操葫蘆，即不言易過。此翻本極多，猶無物。子者乎，細細檢視，從來只弄弄葫蘆，為絕筆。

忠義士詮死節 第一百十二回

事說司馬昭聽知諸葛誕會合吳兵，以決勝負。喚謀士二人商議，一人是散騎長史裴秀，一人是給事黃門侍郎鍾會。昭求破敵之策。鍾會曰：吳兵會合諸葛誕者，實圖利也。以利誘之，必勝矣。昭曰：此言甚速。令石苞周泰先引兩軍於石頭城埋伏，王基陳騫精兵在後，却令偏將成倅引兵數萬先去誘敵。又令陳俊引車仗牛馬，驢騾裝成賞軍之物，四面聚積于陣後。是日諸葛誕令吳將朱異在左，文欽在右，只見魏陣中人馬不整，誕更不打話，乃大驅士馬逕進成倅引兵退走。誕掩殺過來，忽然一聲砲響，兩路兵殺來。左有石苞，右有周泰，誕大驚，急欲退時，王基陳騫大率精兵殺到。淮兵大敗，司馬昭亦引兵接



孫

孫

孫

應誕引敗兵奔入壽春。閉門堅守。昭令兵四面圍定。併力攻城。此時

吳兵退於安豐。魏王車駕駐於項城。鍾會諫曰。今諸葛誕雖敗入城。

糧草尚多。更有吳兵見屯安豐。以為犄角之勢。今四面攻圍。緩則堅

守不出。急則必然效戰。倘吳兵到來夾攻。吾軍無益。不如三面攻之。

留南門大路。容賊自走走。則擊之。可全勝也。今吳兵必然帶糧不後

我引輕騎抄在其後。可不戰而自破矣。司馬昭曰。吾今得子房也。遂

令王基退南面之兵。築起土城。以為久計。原來淮水泛溢。土城一衝

便倒。壽春城上軍士望之。大笑不止。却說吳兵屯於安豐。孫綝喚朱

異等入堂。責之曰。量一壽春城不能破。安可併吞中原。如再不勝。必

斬朱異。乃回本寨商議。牙將于詮曰。城中軍士其心不一。我等可分

一半精兵入城。將軍攻其外。我等在內殺出。却令諸葛誕引兵守城。

此為上策。異從之。有全禕全端等皆願入城。異遂同禕端會合文欽

軍馬引兵一萬入壽春。此時刻兵不得將令。未敢敵。任吳兵入城。

乃報知司馬昭。昭令王基陳騫引五千精兵伏於吳兵來路。若朱異

來救壽春。不可與敵。只截其後。吳兵必自亂矣。王陳二人引兵伏定。

朱異果然自引馬步軍來。正行之間。背後喊聲大起。忽兩軍殺到。左

有王基。右有陳騫。吳兵大敗。各自逃生。異大驚無措。不敢回安豐。直

奔到江邊。見了孫綝。言說此敗之因。綝大怒曰。累敗之將。要汝何用。

叱武士推出斬之。於是武士擁朱異斬於鏤里。綝又責唐咨等曰。若

不得城。勿來見我。此時孫綝自回建業。全端于全禕懼罪降魏。司馬

昭加禕為偏將軍。唐咨兵退回上船。鍾會與昭曰。今孫綝退去。外無

救兵。城可圍矣。昭從之。遂催軍攻圍。全禕感昭恩德。乃修家書與父

全端。以全禕言孫綝不仁。再若無功。盡誅老小。以書射入城中。禕得

書言。遂引數千人。開門降魏。魏兵欲入城去。被諸葛誕自至。魏兵乘



不勝  
無如  
不一

馬昭恨  
文鴛昔  
日單騎  
退兵之  
讐欲令  
斬之

鍾會  
諫三子  
亦當滅  
族今欽  
已亡二  
子無路  
來降且  
城未破  
若殺降  
將是

都在  
倉庫中

兵在  
倉庫中

高放箭射入城中。城中矢石如雨。內外夾攻者。不計其數。厥橫遍野。進言曰。城中糧少兵多。不能久守。可率吳楚之眾與魏兵決一死戰。今守此城欲待天自殺敵人耳。誕大怒曰。吾欲守。汝欲戰。莫非有異心乎。再言必斬。二人仰天長嘆曰。誕將亡矣。我等不如早降。免此一死。是夜二更時分。蔣焦二人踰城降魏。司馬昭重加用之。因此城中無有敢戰之士。不敢言戰。魏兵四下築起土城。以防淮水。誕在城中。只望水泛衝倒土城。驅兵擊之。自秋至冬。並無淋雨。淮水不泛。看看糧盡。文欽在小城內。與二子堅守。見軍士漸漸餓倒。只得來告。誕曰。糧皆盡絕。軍士餓損。不如將北方之兵盡放出城。以省其食。只要吳兵固守。可保長久。誕大怒曰。汝教吾盡去北軍。欲謀我耶。叱左右推文欽斬之。欲擒二子。事已泄漏。文鴛文虎都將兵。誕兵已到。鴛虎二人名拔短刀。立殺數十人。飛身上城。一躍而下。越過城。到城外。馬昭恨文鴛昔日單騎退兵之讐。欲令斬之。鍾會諫曰。文欽之罪。合誅。三子亦當滅族。今欽已亡。二子無路來降。且城未破。若殺降將。是堅城內人之心也。昭允之。遂召文鴛文虎入帳。以好言撫慰。賜駿馬錦衣。加為偏將軍。封關內侯。二子拜謝上馬。遶城大叫曰。我二人蒙大將軍赦其叛逆之罪。贈以爵祿。汝等何不早降。城內人饑困日久。衆皆計議曰。文鴛乃司馬氏大讐之人。尚且重用。何況我等乎。三子入結義了畢。欲出投降。諸葛誕大怒。日夜自來巡城。以殺為威。鍾會知城中皆變。入帳與昭曰。時已至矣。城可攻矣。昭大喜。遂激三軍。四面雲集。一齊攻打北門。守將曾宣獻門。放魏兵入城。誕知魏兵已入。慌引麾下數百人。自城中小路突出。至吊橋邊。正撞着胡奮。手起刀落。斬誕於馬下。數百人欲自逃生。皆被亂箭射死。靜軒先生有詩讚



率國心堅不顧象見危授命念非嗟當時若聽諸謀士安得入  
井底蛙

魏將王基引兵殺到西門正遇吳將于詮基大喝曰何不趁早降也  
詮大怒曰大丈夫受命爲王以兵救難既不能救又降他人乃禽獸  
之類也以手拽盔擲於地曰人生在世得死於戰場者幸也急揮刀  
死戰三十餘合人困馬乏獨力難加魏兵四面攻之于詮被亂軍所  
殺史官有詩讚曰

司馬當年圍壽春降兵無數拜車塵東吳雖有英雄士誰及于詮  
肯殺身

司馬昭入得壽春將諸葛誕老小盡皆斬之曳其三族武士推過誕  
帳下數百人來昭曰汝等可降否衆皆大呼曰願與諸葛公同死決  
不降汝乞早殺之昭大怒叱武士盡縛於城外逐一問曰降者免死  
並無一人言降又斬一人再問亦然數百人一一研問並無一人言  
降昭深加嘆息不已遂令埋之後史官有詩嘆曰

忠臣至死無移改諸葛公休帳下兵難盡歌聲應未斷遺踪直欲  
繼田橫

吳兵皆降於魏裴秀告司馬昭曰吳兵老小盡在東南江淮之地今  
吾留之必爲變不如坑之鍾會諫曰不然古之用兵者全國爲上  
戮其元惡而已若盡坑之是不仁也不如放歸江南以顯中國之寬  
大耶昭曰此妙論也遂將吳兵盡皆放歸本國唐咨王基因懼孫綝  
不敢回國亦來降魏昭皆重用令分布三河之地淮南已平正欲選  
兵忽報西蜀姜維引兵來取長城邀截糧草昭大驚慌與多官計議  
退兵之策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姜維長城戰鄧艾

蜀漢延熙二十年。改爲景耀元年。姜維在漢中。選川將兩員。每日  
練八馬。一將乃蔣舒也。一將乃傅僉也。並爲心腹人。維問夏侯霸曰。  
公常言鄧艾雖小兒。不可輕之。未肯深信。累見其能。方知公之言無  
謬也。但恨未識面耳。霸曰。其人身長八尺。潤面大耳。方願大口。但言  
語蹇澁。時人呼爲鄧吃也。吾平生不服天下之人。累中此人之說。實  
必深報。以雪前耻也。忽報淮南諸葛誕起兵討司馬昭。東吳孫琳助  
之。昭大起兩都之兵。將皇太后并魏王一同出征去了。維大喜曰。吾  
今審大事濟矣。遂表奏後主。願興兵伐魏。中散大夫譙周聽知。嘆曰。  
蜀兵連年出征。傷者甚多。深有怨心。姜伯約不識時務。欲背天行事。  
也。朝廷近來溺於酒色。信任中貴黃皓。不理國事。良國懼樂。伯約果  
欲征伐。不恤軍士。國將危矣。乃作一書。寄與姜維。折封視之。

或問在古能以弱勝強者乎。伏思子答曰。有之。高賢卿曰。用何術  
以勝之。伏思子答曰。處大國無患者。恒多慢。處小國有憂者。恒思  
善。多慢則生亂。思善則生治理之常也。故周公養民。以少取多。越  
勾踐恤衆。以弱斃強。此其術也。賢卿又曰。曩者楚強漢弱。相與戰  
爭。無日寧息。然項羽與漢約。分鴻溝爲界。各欲歸息。民張良以爲  
民志既定。則難動也。尋沛羽終斃。項氏豈必由文王勾踐之事  
乎。伏思子笑曰。賢卿止知其一。不知其二也。昔商周之際。王侯  
尊君臣久固。民習所傳。深根者難拔。據固者難遷。當此之時。雖有  
漢祖。安能仗劍鞭馬。以取天下乎。當秦罷侯置守之後。民疲秦後。  
天下土崩。或歲改主。或月易公。鳥驚獸駭。莫知所從。於是豪傑並  
爭。狼分虎裂。朕搏者獲多。遲後者見吞。方今之始。皆傳國易世矣。



既非秦末鼎沸之時。實有六國併據之勢。故可為文王。難為漢高。夫民之疲勞。則豎擾之兆生。上慢下暴。則瓦解之形起。諺曰。射者數跌。不如審發。是故智者不為小利。以移目。不為已意。以改步。時審。如蓬極。武黠征。土崩勢生。不幸遇難。雖智者將不能謀之矣。若乃奇變縱橫。出入無間。衝波截輒。越谷越山。不出舟楫。而凌豐津者。此伏愚之所不及也。

姜維看畢。大怒曰。此腐儒之論也。於是碎柱其文。遂提川兵來取車。厚乃問傅合曰。公度之。可出何地。合曰。魏也。糧草皆在長城。今可徑取駱谷。度沈嶺。望長城而來。却就長城鎮守。將軍司馬望。乃司馬昭之族兄也。城內糧草多人。馬少。望聽知。蜀兵到。急喚玉真李鵬二將議曰。今蜀兵大至。當何策而退之。二人皆曰。某等願決一死戰。王

公何太怯也。司馬望引兵離城二十里下寨。次日蜀兵來到。望引二將出陣。姜維出馬。指望而言曰。今司馬昭遷王於軍中。必有李傕郭

孫

汜之意也。吾今奉朝廷明命。前來問罪。汝當早降。若是愚迷。全家誅戮。望大聲而答曰。汝等無禮。數犯上國。如不早退。令汝片甲不歸。言訖。挺鎗出馬。蜀陣中傅合出迎。戰不十合。合賣箇破綻。王真便挺鎗來刺。傅合閃過。活捉王真於馬上。便回本陣。李鵬大怒。縱馬輪刀來救。合故意放慢。等李鵬將近。努十分力。擲真於地。暗掣四楞鐵簡在手。鵬趕上。舉刀待砍。傅合偷身回顧。向李鵬面門。只一簡打得眼珠迸出。於馬下。王真被蜀軍亂鎗刺死。姜維驅兵大進。司馬望棄寨入城。閉門不出。維下令曰。軍士今夜且歇一宿。以養銳氣。來日須要入城。次日平明。蜀兵爭先大進。一擁至城下。用火箭火砲。打入城中。城上草屋一派燒着。魏兵自亂。維又令人取乾柴。堆滿城下。一齊放



卷之三

魏書

卷之三

夫烈焯神天城已將陷魏兵在城內嚎啕痛哭聲聞四野正攻打之  
 亂忽然背後賊聲大震維勒馬回看之時只見魏兵鼓譟搖旗落着  
 而來維遂令後隊為前隊自立於門旗下候之兩陣對出魏陣中  
 小將全紫懷帶挺鎗縱馬而出約年二十餘歲面如傅粉唇似抹朱  
 厲聲大叫曰認得鄧將軍乎維自思曰此是鄧艾矣挺鎗縱馬而來  
 二人抖擻精神戰到三四十合不分勝負那小將軍鎗法無半點放  
 箭維心中自思不用此計安得勝乎便撥馬望左邊山路中而來那  
 小將驟馬追之維掛住了銅鎗暗取鳴弓羽箭射之那小將眼垂早  
 已見了弓弦響處把身望前一倒放過羽箭維頭看小將已到挺鎗  
 來刺維閃過那鎗從肋傍邊過被維挾住那小將棄鎗望本陣而走  
 維嗟嘆曰可惜可惜再撥馬起來追至陣門前一將便提刀而出曰  
 姜維匹夫勿趕吾兒鄧艾在此維大驚原來小將乃艾之子鄧忠也  
 維暗稱奇欲戰鄧艾又恐馬乏乃虛意指艾曰吾今日識汝父子  
 也各且收兵來日決戰艾見戰場不利乃就機口既然如此暗算者  
 非丈夫也遂兩軍皆退鄧艾據渭水下寨姜維跨兩山安營艾見蜀  
 兵地理乃作書與司馬望曰我等切不可戰只宜固守待關中兵至  
 時蜀兵糧草皆盡三面攻之無不勝也今遣長子鄧忠相助守城一  
 面差人於司馬昭處求救却說姜維令人於鄧艾寨中下戰書約日  
 大戰艾虛心應之至日五更維令三軍造飯平明布陣等候艾營中  
 掩旗息鼓却如無人之狀維至晚方回次日又令人下戰書責以失  
 期之罪艾以酒食待使答曰微身小疾有慢相持明日會戰次日維  
 又引兵來艾仍前不出如此五六番傳食與維曰此必有謀也可宜  
 防之維曰必據關中兵到三面擊也吾令人持書與東吳孫綽着  
 方攻之平分天下却欲遣使忽報司馬昭攻打壽春殺諸葛誕奪其



三族吳兵皆降。昭班師回洛陽。便欲引兵來救長城。維大驚曰。今春我魏又成書餅矣。不如便回。未知如何。退兵且聽下回分解。

### 總評

後主此時病已在腹心。伯約累欲遠征恢復中原。忠義使之也。吾天命已去。人力無如之何。吾於伯約何答。

### 孫綝廢主立孫休 第一百十三回

孫綝說姜維恐大勢兵到。先將軍器車仗一應軍需。悉兵先退。然後將馬軍斷後。細作報知鄧艾。艾笑曰。姜維知大將軍兵到。故先退去。不必追之。追則中彼之計也。乃令人哨探回報。果然路窄道狹之處。堆積糧草。準備要燒。我追趕之。兵衆皆駭然。乃稱艾曰。將軍明知神也。遂遣使賫表奏聞。於是司馬昭大喜。又加賞鄧艾。却說東吳大將軍孫綝。聽知全端唐咨王祥等。降魏勃然大怒。將各人家眷盡皆斬之。

吳王孫亮見綝殺罰太甚。心中怏然。一日出西苑。因食生梅。令黃門於中藏取蜜煎梅食之。須臾取至。開見蜜內鼠糞數塊。召藏吏責之。曰。爾欠嚴敬矣。藏吏叩奏曰。臣封閉甚嚴。安有鼠糞。亮曰。黃門曾問爾求蜜食否。藏吏奏曰。數日前累求蜜食。臣實不敢與之。亮指黃門曰。此是卿所爲也。黃門不服。侍中刁玄張郃二人奏曰。黃門與藏吏言語不同。請付獄吏推問。亮曰。此事易知耳。何必勘問。若糞原在蜜中。則內外皆濕。若新在蜜中。則內燥外濕。剖之果然內燥。黃門服罪。亮之聰明大抵如此。雖然。如日月之明。但被孫綝把持。不能主持。綝之身處。遠將軍孫據入蒼龍宿衛。武衛將軍孫恩。偏將軍孫幹。長水校尉孫闓。分屯諸營。孫綝築太府於朱雀橋南。托病不出。却說吳主孫亮。聞坐有黃門侍郎全紀在側。紀爲國舅。忠心事亮。亮涕告曰。孫綝專廢大臣。掌握朝綱。視朕如無物。今不圖之。必爲後患。朕密告卿。



卿可與今點起禁兵與將軍劉承各把城門朕自出以殺緝此事切  
不可令卿毋知之卿毋乃緝之姊也倘若泄漏誤朕匪輕紀奏曰陛下  
下先尊詔與臣隨行事之時臣持討詔使緝手下人皆不妄動亮從  
之即時寫詔付紀紀受密詔歸家告父全尚知之尚為太常聽知此  
事乃告妻曰三日內殺孫緝矣妻曰殺之是也口雖應之却私令人  
持書報知孫緝緝大怒當夜便喚兄弟四人點大兵先圍大內遂將  
全尚劉丞等家亦皆圍住比及平明吳王孫亮聽的宮門外金鼓大  
震內侍入奏曰孫緝引兵圍了內苑亮大怒指全后罵曰汝父兄悞  
我大事矣乃拔劍欲出口朕乃皇帝之嬪子誰敢不從也朕在位五  
年無害于人有何愧哉全后與侍中退臣及乳母皆牽其衣而哭不  
放亮出孫緝先將全尚劉丞等殺之然後召文武丁朝內下令曰少  
帝荒淫久病昏亂無道不可以奉宗廟必當廢之汝諸文武敢有不  
從必有反意衆皆畏懼而應曰願從將軍之令忽到部中一人出曰  
汝無伊尹霍光之才安能廢聰明之主耶衆視之乃尚書桓彝也彝  
指孫緝大罵曰吾寧死不從賊臣之命緝大怒自拔劍斬之即入內  
苑吳王孫亮罵曰無道昏君本當誅戮以謝天下看先帝之面廢汝  
為稽王吾自選有德者立之叱中書郎李崇奪其印綬令鄧程收之  
亮大哭而去文武官寮無不墮淚軍民人等悲切不已後史官有詩  
嘆曰

卷三綱

漢朝新見廢曹芳吳國孫緝效霍光無父無君真可嘆五常絕滅  
孫亮時年十七歲孫緝遣宗正孫楷中書郎董朝在虎林迎請瑯琊  
王孫休為君休字子烈乃孫權第六子也在虎林夜夢乘龍上天回  
頭不見龍尾失驚而覺次日孫楷董朝至拜請回都初疑二人見所



官有聖乃行至曲阿有一老人自稱姓干名休叩頭言曰事久必變  
陛下當當願陛下速行休謝之行至布塞亭孫恩將車駕來迎休不  
敢乘車乃坐小車而入百官拜迎道傍休慌忙下車答禮孫綝出令  
孫恩請人大殿升御座即天子位休再三謙讓方受傳國玉璽文官  
表將朝駕已畢大赦天下改元永安元年封孫綝為丞相荆州牧多  
官各有封賞又封兄之子孫皓為烏程侯綝一門五侯皆與禁兵應  
豫人主凡有所請並不敢違此時吳主孫休恐其內變將綝數加封  
賜所資其心冬十二月休命左將軍張布散牛酒于大臣之家布先  
送入綝府綝大醉見牛酒列於前乃斜卧與布曰吾初廢少主時人  
曾勸吾為君吾為彼賢而立之無我時你只為瑯琊王耳今將吾如  
等閑待之吾早晚教你看言訖恨不絕布圍宮密奏孫休休大懼  
夜不安數日內孫綝遣中書郎孟宗檢與中書所管精兵一萬五  
千出屯武昌又將武庫內軍器加倍與之當有將軍魏延武衛士施  
第二人密奏吳主孫休曰綝調兵在外武庫內軍器搬得已罄盡奸  
心已變早晚必舉事矣休大驚急召張布計議布奏曰可請老將軍  
下奉議之休召奉入內賜坐乃訴其事奉奏曰陛下勿憂臣有一計  
與國除害休曰如之奈何奉曰來朝臘日只推大會羣臣遣綝赴席  
臣自有調遣陛下可降手詔付臣以便行事休遂寫詔與奉奉同魏  
延隨朝掌外事張布掌內事是夜狂風大作飛砂走石將老樹連根  
拔起天明風定使者來請孫綝赴會孫綝方起床平地如人推倒心  
中不悅使者十餘人簇擁入內家人止之曰一夜狂風不息今早又  
無故驚倒此會不可赴之綝曰吾弟兄其典禁兵誰敢近身倘有變  
動于府中放火為號囑訖升車入內吳主孫休忙下御座迎之請綝  
高坐酒巡一次衆驚曰管外望有火起綝便欲行休止之曰丞相穩



復拜兵自多何足據哉言未畢左將軍張布拔劍在手引武士三十餘人擔上殿來口中厲聲而言曰有詔擒反賊孫綝餘皆盡散綝急欲走裝忽被武士擒下綝叩頭奏曰願徙交州乞歸田里休叱之曰爾何不徒勝胤呂據耶綝又泣曰臣願徙為官奴休叱之曰爾何不歸勝胤呂據為官奴乎可推下斬之於是張布牽孫綝下殿東斬訖從者皆不敢動布宣詔曰罪在孫綝一人餘皆復還舊職眾皆拜謝布乃請休升武鳳樓丁奉魏延施朔等皆擒孫綝兄弟至休命斬於帝宗黨死者數百人夷其三族餘黨協從者皆赦之命軍士掘開孫峻墳墓戮其灰首將被害諸葛恪滕胤呂據等家重建墳墓以表其忠其帶累流遠者者詔還吏官有詩嘆曰

孫峻孫綝作大臣挾權倚勢害平人世間報應難逃免不在兒孫在己身

蜀郡之  
榮令人  
憂悔勿  
止作蜀  
吳蜀通

於是吳王孫休將出力功臣各皆封賞馳書報入成都後王劉禪遣使回賀相待吳使薛翊回訖吳王孫休乃問薛翊曰卿往西蜀觀其得失若何翊奏曰近日中常侍黃皓等用事公卿多阿附之王聞而不知其過臣下容身以求免死入其朝不聞直言經其野民皆菜色臣聞燕雀處堂子母相樂自以為安也突決棟焚而燕雀怡然不知禍之將及其是之謂乎今蜀中景色視之如此也休仰天嘆曰若諸葛武侯在時安容如此乎又寫國書教人賈入成都說司馬昭視魏王曹髦如小兒旦夕必有變也姜維聽得此信忻然設筵再議出師伐魏未知若何且聽下回便見

姜維祁山戰御艾 六犯中原

蜀漢景耀元年冬大將軍姜維復選廖化張翼為先鋒王含為副將三軍將舒傳金為右軍胡濟為合後維自總中軍共起蜀兵二十餘萬



拜辭後主。逕到漢中。此時後主幸中貴黃皓用事。日夜在宮中飲酒作樂。皓選美女以悅之。後主因此不理政事。時有劉琰妻胡氏。顏色因入宮見皇后。留在宮中。一月乃出。琰疑其與後主私通。與後主下軍五百列於前。將妻綁縛。令每軍以履底撻其面。數十下。幾成廢。後以此事告發。後主大怒。令有司官定罪。擬議。幸非殺妻之人。而非受刑之地。合宜棄市。於是斬劉琰于市。自此命婦不許入朝。却說姜維同夏侯霸共掌中軍。維曰。前者累次未得成功。深為慚愧。今幸國君弱。臣強。可乘時圖之。當取何地。霸曰。祁山雖有些準備之卒。乃用武之地。堪可進兵。故丞相六出祁山。因他處不可出也。維曰。今春往祁山。決一大戰。以分雌雄。遂令三軍並望祁山進發。至谷口下寨。此時卻又在祁山寨中整點隴右之兵。忽流星馬到。報說蜀兵見下寨於谷口。艾聽知。遂登高看了。回寨亦帳大喜曰。不期谷口之寨。原來卻在艾先度了地脉。故留蜀兵下寨之地。地中自有祁山。若蜀兵早空了地道。待蜀兵至時。於中取事。此時姜維至谷口。分作三寨。地道正在左寨之中。此寨王含、蔣斌下寨。右寨是蔣舒傳命。也到初到之日。方纔安排鹿角寨柵。四門未立。魏寨中卻喚子鄧忠同師纂各引一萬兵為左右衝擊。却喚副將鄭倫引五百搦于軍。於當夜二更。逕於地道直至左營。於帳後地下擁出。王含、蔣斌尚立寨未。只恐魏兵來劫寨。不敢解甲而寢。但聞中軍大亂。急縛兵器。上的馬時。寨外鄧忠引兵殺到。內外夾攻。王、蔣二將奮死抵敵。不任棄寨而走。却說姜維在帳中。聽的左寨中大喊。忽報有內應外合之兵。蜀兵潰散。維忙上馬。立於中軍帳前。四面布合。乃傳令曰。如有妄動者。斬之。便有兵到營邊。休要問他。即以弓弩射之。又傳示右營亦是如此。果然魏兵十餘次衝擊。皆被射回。只衝殺到天明。魏兵不敢殺入。



益文殺兵回寨。乃嘆曰：姜維深得孔明傳授也。兵不致亂，難以退之。次日，王合、蔣斌收聚敗兵，伏於大寨前，請罪。維曰：非汝等之罪，乃吾不明地脈之故也。又撥軍馬，令二將安營，訖却將傷疾身屍填於地道之中，以土掩之。令人下戰書，單搦鄧艾來日交鋒。艾忻然應之。次日，兩軍列於祁山之前。維按武侯八陣之法，依天地風雲鳥蛇龍虎之形，分布已定。待鄧艾出馬，艾見維布八陣，艾亦布之。左右前後門戶一般，維持鎗縱馬大叫曰：請鄧將軍答話。艾亦出馬於陣前。維曰：汝效吾排八陣，汝能變陣否？艾笑曰：汝只道此陣，汝師父能布天下，人豈不會也？吾既會布，豈不知變陣？艾便勒馬入陣，令執法官把麾，左右招颺，變成八八六十四箇門戶。艾復出陣前曰：吾變法若何？曰：雖然不差，汝敢與吾八陣相圍麼？艾曰：有何不敢？兩軍各依隊伍而進。艾在中軍調遣，初時兩軍衝突，八陣變法不會錯動。只見兩軍左右躲閃，維到中間把旗一招，忽然變成長蛇捲地陣，將艾圍在垓心。四方八面喊聲大震。艾不知其陣，心下大驚，但見週圍皆是蜀兵，漸漸逼近。艾引衆將衝突不出，只聽得外面衆叫曰：鄧艾早降，勿得延遲。艾仰天長嘆曰：我一時自逞其能，中姜維之計矣。忽然西北角上一彪軍殺入，艾見是魏兵，遂乘勢殺出，救鄧艾者乃司馬望也。此及救出鄧艾時，祁山九寨皆被蜀兵所奪。艾引敗兵退於渭水南。下寨。艾與望曰：公何以知此陣法而救出我也？望曰：吾幼年遊學於荆南，曾與崔州平、石廣元為友，講論此陣。今日姜維所變者，乃長蛇捲地之陣勢也。若他處擊之不可破也。吾見其頭在西北，故以西北三之自破矣。艾拜謝曰：我雖學得陣法，實不知此變也。公既知此法，來日以此法復奪祁山寨柵如何？望曰：我之所學，瞞不過姜維此人。真善精熟，深得武侯兵法。來日我於陣上與他鬪陣法，你却引一軍







金寶好物運到成都。結連黃皓，布散流言，說姜維怨望天子，不先  
舉兵殺魏，於是成都人人所說皆同。黃皓奏知後主，即遣人星夜宣  
姜維入朝。靜軒詩曰：

樂毅破齊道間阻，岳飛破虜受讒回。姜維拒敵功初就，又被班師  
詔忽來。

却說姜維連日搦戰，鄧艾堅守不出。維心中甚疑，忽使命至，詔維入  
朝。然後退兵。維不知何事，只得回朝。隨後退兵於漢中。鄧艾司馬望  
料知姜維中計，遂援渭南之兵，隨後掩殺。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總評

師廢曹芳，琳廢孫亮，皆操之接踵也。西蜀強不如魏，富不如吳，而  
君臣之義凜凜不失。此蜀所以為正統也。

司馬昭南陽弒曹髦 第一百十四回

却說姜維隨行分付廖化張翼曰：汝二人堅守祁山大寨，待候命至。

便班師回漢中。廖化曰：必中間謀之計矣。孫子云：將在外，君命有所  
不受。今雖有詔，未可動也。張翼曰：蜀人為大將軍，連年動兵，皆有怨  
望民心。一變安能久長？不如乘此得勝之時，收回人馬，暫息銳氣，以

安民心。再作良圖。化曰：倘魏兵隨後追殺，為之奈何？翼曰：令各軍依  
法而退。我與公二人斷後，以拒魏兵。化從之。遂令大兵先退化，與翼  
斷後。却說鄧艾引兵追趕，只見前面蜀兵旗幟整齊，人馬徐徐而退。  
艾嘆曰：姜維深得武侯之法也。因此不敢追趕。遂勒馬回祁山寨去

了。却說姜維至成都，入見後主。後主曰：朕為卿在邊處，久不還師，恐

勞軍士，故詔卿回朝。別無他意。維曰：臣已得祁山之寨，正欲收功，不

期半途而廢。此必中鄧艾之計矣。臣再出師伐魏，恢復中原。上報聖

主之恩，下繼武侯之志。後主默然。黃皓自此恨如姜維。維整兵未足。



却說党均回到祁山寨中報知此事。鄧艾與司馬望曰：君臣不足憂，恐內變。就令党均入洛陽報知司馬昭。昭大喜，已有圖蜀之心。乃喚軍護軍賈充曰：吾今伐蜀如何？充曰：未可。昭曰：何為？充曰：今天子病，主公久矣。若一旦輕出，蜀未能伐也。舊年黃龍兩見於寧陵井中，群臣表賀，以為祥瑞。天子曰：非祥瑞也，多官伏問之。天子曰：其龍上不在天下，不在田，居於井中，乃幽囚之兆也。遂作潛龍詩一首。詩中之意深疑主公也。其詩曰：

傷哉能受困，不能躍深淵。上不飛天漢，下不見於田。蟠居於井底，鱗鱗舞其前。藏牙伏爪甲，嗟我亦如然。

司馬昭聞之大怒，與左右曰：此人欲效曹芳也。時有成倖成濟二人，立於階下。昭指賈充曰：倘有事變，只在汝身上。充應曰：王公放心，自有調遣。昭喚倖濟二人分付曰：曹髦之首，只在汝二人。拜納各人應諾而退。時魏甘露五年夏四月，司馬昭帶劍，賜髦以拜衲之服。賜

之曰：視吾何為？髦默然無語。羣臣皆大呼曰：大將軍功德巍巍，合肅德。今為晉公，莫非不容乎？髦戰慄而應曰：誰不從耶？昭曰：潛龍之詩，視吾等如鯁鱗，是何禮也？髦不能答，揮汗如雨。昭冷笑下殿，多官凜

然。髦歸後宮，痛哭終日。次日召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三人入後宮計議。髦哭曰：司馬昭篡逆之心，天下人盡知也。朕不能

坐受廢辱，故請卿等同心討之。王經奏曰：不可。昔春秋時魯昭公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為天下人之耻笑。今重權已歸司馬氏之門，為日久矣。內外公卿及四方之士，不顧逆順之理，皆為之致死。非一人也。

且陛下禁兵寡弱，非用命之人。今若不能隱忍，是欲除疾而疾愈深。若深則為禍不小矣。陛下不可造次。髦懷中取黃素詔，擲之於地曰：

曹髦  
日曹髦  
所為今  
曹髦之

主  
之  
曹

三十一



是可不忍也。孰不可忍也。朕意已決，便死何懼。况不歿乎。於是曹髦入告太后。王沈與王業曰：事已急矣。空自求誅。三族當往。晉公府下出首，以免一歿。二人乃與王經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出首，以免一歿。經大怒曰：主憂臣辱，天下至理。安敢以求生而害於仁乎。吾願殺身以成仁耳。王沈、王業見經不從，急報司馬昭去了。少頃，魏主曹髦出內令，護尉焦伯聚集殿中宿衛蒼頭官僮三百餘人，鼓譟而出。髦伏劍升輦，叱左右逕出南闕。王經伏於轎前，大哭而諫曰：今陛下領數百人，以昭是驅羊而入虎口耳。空歿無益。臣非惜命，實見事不可行也。髦曰：吾軍已行，卿勿阻當。遂望龍門而來。遇見賈充披戴盔甲，左有成佐，右有成濟，引數千鐵甲禁兵，鼓譟而入。髦仗劍大呼曰：吾乃天子也。汝等突入宮庭，欲弑君耶。此時禁兵面面相覷，皆不敢動。充曰：司馬昭公養汝何用。正爲今日之事也。若事一敗，汝等全家皆滅矣。成濟綽戟在手，回顧左右曰：當殺耶。當縛耶。充曰：司馬公有令，只要死的。成濟燃戟直奔轎前，髦大喝曰：匹夫敢無禮乎。言未訖，夜成濟一戟刺中前胸，撞出轎來。濟大呼曰：奉晉公之命，殺無道昏君。再一戟亦從兩背，上透出，死於轎傍。焦伯挺鎗來迎，被成濟一戟刺於轎傍。衆皆逃走。王經隨後趕來，大罵賈充曰：逆賊安敢弑君耶。充大怒，叱左右縛定，報知司馬昭。昭入內，見髦已歿，乃佯作大驚之狀，以頭撞轎而哭。令人報知大臣，時有大傅司馬孚入內，見髦屍，抱股痛哭曰：弑陛下者，臣之罪也。昭曰：國不可一日無君，遂將髦棺槨盛貯，停於偏殿之西。亡年二十歲。昭議立新君，王業曰：或孫燕王曹宇之子，見居安次縣，封爲常道鄉公，可立爲君。昭從之。發車駕迎之。昭會大臣議弑君之事，獨有尚書僕射陳泰不至。令舅尚書荀顛召之。泰聞大哭不已。世人論者，以泰比舅。今舅



公以此事何法處之。秦曰：獨斬賈克，乃可以謝天地耳。昭沉吟良久，又曰：再思其次。秦曰：惟止如此，不知其次。昭曰：成濟大逆不道，弑其仁主，可推出剛之夷其三族。濟大罵昭曰：非吾之罪，乃賈克傳汝之命。令吾弑主，昭令先割其舌。濟至死，叫屈不絕。弟成倅亦斬于市，盡夷三族。後史官有詩嘆曰：

假意投身強哭尹，公然弑主待推誰。欲誅成濟滿天汗，天下人人盡得知。

薛軒先生有詩曰：

司馬當年命賈克，弑君南闕插袍紅。却將成濟夷三族，欲使軍民盡耳聾。

司馬昭入奏太后曰：逆主曹髦欲與兵弑娘娘，後大臣已被成濟弑之。日亦滅成濟，請娘娘降詔以安衆心。太后懼昭威勢，任意寫了詔，及斬王經全家，以慰其心。王經正在廷尉廳下，忽見縛母至，經即頭大哭曰：不孝辱子累及慈母矣。母大笑曰：人誰不死？王恐不得其死耳。以此棄命，何恨之有？女曰：王經全家皆押赴東市，其母神色不變。回顧經曰：吾兒今日得死，勿怯之。此時王經母子大笑受刑。故東向雄痛哭不已。滿城大小無不垂淚。後史官有詩曰：

漢初誇伏劍，漢末見王經。真烈心無異，堅剛志更清。節如秦季實，命似鴻毛輕。母子聲名在，應同天地傾。

却說司馬昭斬了王經母子，安撫人心已畢。時有太傅司馬懿將曹髦以王禮葬之。旬日間常道鄉公至，賈克乃勸司馬昭就魏國正堂，還是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姜伯約棄車大戰 七犯中原

但知忠  
香不知  
是愛

王母大  
費



三

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故聖人稱爲至德。魏武帝不肯受禪于漢。猶晉  
之不肯受禪于魏者也。於是賈充等聽異。已知司馬昭留意於子司  
馬炎之身矣。當年六月甲寅日。司馬昭立常道鄉公曹璜爲帝。改元  
爲景元元年。璜改名曹眞。字景名。乃武帝曹操之孫。燕王曹宇之子也。  
眞封昭爲丞相。晉公賜錢十萬。絹萬疋。其文武多官。各有封贈。早有  
細作報入蜀中。姜維聽知。司馬昭弑了曹髦。立曹奐爲帝。乃大喜曰。  
吾今日伐魏。方有名矣。遂發國書入吳。令問司馬昭弑君之罪。上表  
於後主。起兵十五萬。車乘數千輛。皆置板箱於上。令廖化張翼爲先  
鋒。化取子午谷。翼取賂谷。維自取斜谷。皆要出祁山之前。取齊於是  
三路兵併起。殺奔祁山而來。此時卻又在祁山寨中。訓練人馬。忽報  
蜀兵三路蜂擁殺來。艾遂聚諸將計議。忽一人出曰。吾有一計。不可  
言之。見寫在此。敢退蜀兵。艾謂之乃參軍王瑾也。艾展開計策。觀

王瑾

大喜曰。此計雖妙。只怕瞞不過姜維。瑾曰。願捨一命。以報司馬公之  
恩。又曰。汝心志若堅。必然成功。遂撥五千兵與瑾。瑾連夜從斜谷迎  
來。正撞蜀兵前隊。哨馬。瑾叫曰。我是魏國降兵。可報與主帥知道。哨  
軍報知姜維。維令攔住。餘兵只教爲首將來見。瑾拜伏於地曰。某乃  
三經之姪。王瑾也。近者司馬昭弑君。又將叔父一門皆戮。某在邊疆  
得免此禍。幸大將軍與師問罪。特引本部兵五千來降。願從調遣。以  
爲未熟。剷除奸党。上報國家之恩。王仲叔父之恨。維大喜。遂加重賜。  
經與瑾曰。汝既誠心來降。吾何不誠心相待。吾軍中所患者。不過糧  
耳。今有糧車數千。見在川口。汝可運赴祁山。吾只今去取祁山寨也。  
經心中喜。以爲中計。忻然領諾要行。姜維曰。汝去運糧。不必用五千  
人。吾先有推車人了。只要押送而已。但引三千人去足可。留下二千



引路以打祁山。王瑾恐維疑惑，乃引蜀兵去了。維令傅僉引二千魏兵，隨征聽用。忽報夏侯霸到，霸曰：都督何故准信王瑾之言也？吾在魏雖不知備細，未聞王瑾是王經之姪，其中多詐，待請察乎。維大笑曰：王瑾我非不識也。我已知其詐，故分其兵勢，將計就計而行。霸曰：公試言之。維曰：司馬昭奸雄過於曹操，既殺王經，夷其三族，安肯存親姪於關外領兵也？故知其詐也。今仲權國舅之見，與我暗合。此時姜維不出斜谷，却令人於路暗伏，以防王瑾奸細。不旬日，果然暗伏軍捉得王瑾，回報鄧艾。王書人來見維，問了情節，搜出私書，書云：已交割與我糧車押送。望鄧將軍連夜進兵，與姜維戀戰。瑾從小路運糧車，送歸大寨。蜀兵自敗矣。約於某處，何日可令人來接迎。維將下書人殺之，却將書中之意，改作八月十五日望鄧將軍自率大兵於斜谷外，壩山谷中接應糧車。車輛可先與姜維戀戰，交降魏生。外意一面令人扮作魏軍下密書，一面令人將見在糧車數百輛，卸了糧。

裝載乾柴茅草，碗黃焰硝，又用青布罩之，令傅僉引三千原降魏兵，執打運糧旗號，維與霸各引一軍去山谷中埋伏。却令蔣舒出斜谷，廖化張翼俱各進兵來取祁山。却說鄧艾得了王瑾書信，忻悅不盡，急寫回書，令來人再回，乃與司馬望引一軍輪換來谷口搦戰。蜀兵每日迎敵，未敢取勝。至八月十五日，鄧艾引五萬精兵，巡望壩山谷中來，遠遠使人登高眺探，只見無數糧草接連不斷，從山凹中而行。艾勒馬望之，果然皆是蜀兵。艾手下副將言曰：天已昏暮，可速接出谷口。艾曰：前而山勢掩映，倘有伏兵，急難退步，只可在此等候。王言問忽兩騎馬驟至，報曰：王將軍因將糧草過界，背後人馬趕來，望早救應。艾方知是計，急催兵前進。時值初更，只聽得山後喊動，東方月三皎，如白日。艾不顧車仗，只道王瑾在山後廝殺，逕奔過山後時。



報稱亦有一彪軍擺開艾大驚只見傳命縱馬大叫曰鄧艾匹夫  
已中吾主將之計何不早早下馬受死艾聞知勒回馬便走車上火  
盡着那火便是號火兩勢下蜀兵盡出殺得魏兵七斷八續但聞四  
下山上只叫拏住鄧艾的千金賞萬戶侯說得鄧艾棄甲丟盔撇了  
坐下馬雜在步軍之中爬山越嶺而逃於是姜維夏侯霸只望馬上  
爲首的逕來擒捉不想鄧艾步行步脫維令得勝兵去接王瑾糧車  
時有不曾回祁山寨的魏軍來報王瑾曰事已泄漏兵勢已敗不知  
鄧將軍性命如何瑾大驚令人哨探回報三路兵圍殺將來背後又  
有塵土大起四下無路瑾叱左右令放火盡燒糧草車輛於是火光  
突起烈火燒空瑾大叫曰事已急矣汝等三軍可宜死戰乃提兵望  
西殺出一應車輛盡皆燒着背後姜維三路追趕維只道王瑾捨命  
撞回魏國不想殺回漢中舊路而去瑾因兵少只恐追兵趕上遂將  
夜抄小路來追殺王瑾瑾被四面蜀兵攻擊來投黑龍江而死餘兵  
盡被姜維坑之維雖然勝了鄧艾却折了許多糧車又毀了棧道維  
遂還漢中鄧艾引部下敗兵逃回祁山寨內上表請罪自貶其職此  
時司馬昭見艾數有大功不忍貶之復加厚賜艾將原賜財物盡分  
給被害將士之家略恐蜀兵又出遂添兵五萬與艾守禦姜維連夜  
修了棧道又議出師未知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王經母子世以王陵母子比之不知王陵母子漢之忠也王經母  
子特操之忠耳安可同類而共褒之